

## 回顾文化学社《北美行》 怀念周本初老师

何志工（2025年10月12日）

2025年10月17日至19日，休士顿中国留美学生文化学社及《北美行》杂志的朋友在天津相聚。这是《北美行》创刊38年后的首次回顾聚会。感谢王胜长期策划并做东，并感谢昌增益与王胜筹备此次回顾聚会。参加此次聚会的人员中，居住在中美两国的朋友大约各半；徐海明和顾丽华专程从纽约飞到天津参加聚会，尤为难得。很高兴将与昌增益，王胜，李经，曾令同，邓明等老朋友重逢。另有昌增益，王胜，李经的后代及《北美行》读者代表参与聚会，值得期待。

《北美行》杂志于1987年创刊，至1999年出最后一期（第34期），走过了其12年的岁月。作为前期参与者，至今我还是第一次写关于《北美行》的回忆文字（1997年我应约写过“北美行杂志几个特点”）。由于我最近才接触到《北美行》后面各期，还没有仔细看内容，也因为还有若干问题尚未梳理清楚，所以本文不是对文化学社《北美行》进行全面评说，仅以下面几方面作为回顾。

### 筚路蓝缕

大约是1987年春夏期间，徐志华，徐海明和我三人发起了休士顿文化学社和《北美行》。回想起来，感觉当初就像是三人搭起了个草台班子。我们既没有办杂志经验，身边没有懂行的人，也没有经费，只凭一时兴起。最近翻看旧资料，发现李经1994年为休士顿当地报刊写过题为《艰难北美行》，里面提到1987年徐海明，徐志华和何志工三人每人出20美元创办《北美行》。对这个情况，我已印象不深。

《北美行》杂志的起源应该首先与文学有关：我们三人都是诗文的业余爱好者。徐志华善新诗，我只填宋词，而徐海明是古体诗词与新诗兼修。可能受家庭影响，我喜欢读古代至民国时期的书籍，后来偏好宋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一位沪籍同学与我对宋词时有切磋。记得初次与他谈词时，他对我偶用“长短句”称呼宋词小有吃惊，说首次听见有人使用宋词的别称“长短句”（相对我来说，他更是行家）。后来我赴美留学时随身带了一本《唐宋词格律》。虽对诗文有些兴趣，我们三人合计要做的杂志，并不仅限于文学，而是综合性杂志。杂志将开设各种栏目，以求更全面地反映留学生活，表达留学生感受，评论中美时政，探讨各类主题等等。

大致定下方案后，我们三人分头约稿或写稿。《北美行》创刊号里，除了我们三人分别写的文字外，《北美行》创刊号有两位作者（费霄星，王一泉）是我上外的同学。我已记不清其他几位作者是谁（也许是笔名），只记得那篇署名“胡边慎”的小说是出自徐志华的手笔（因缺小说只能自己慎重地乱编，写后由他自己抄写）。那年我们还没有接触过中文打字（印象中，1987年中文打字软件或没有开发出来，或没有普及），所以杂志只能是用手抄本模式，真正是“刀耕火种”。

出杂志需要经费，从购买大开的纸供抄写，到笔墨等文具，到印制装订等都需要费用。正式印刷费太贵，只能复印，而复印和装订需要送到专业的店里去。以上还完全不算人工费，好在编务人员（义工）人数比较可观。那时我们当学生的个人经济能力实在有限，能想到的只有通过广告收入支持杂志。于是大家分头开始了拉广告之旅。可杂志还没有出，空手套白狼式，怎么能让商户出钱登广告？我曾独自或与其他编务人员一起到休士顿华人餐馆或商铺去拉广告，大约是25美元或30美元可供一个商户刊登四分之一版面（A4纸大小）。从未做过销售的我，从忐忑进入一家家商户求登广告，到脸皮渐厚四处窜访华人商户如入无人之境，这种胆量和过程，今天回想起来仍惊艳到了我自己。翻开《北美行》创刊号，发现有8份广告，包括“凯达旅行社”，“太平洋修车厂”，“美景楼大酒家”，“圣安娜西饼店”等。模糊记得，拉广告的成功率大约是百分之二十（谈5家成1家）。

编务人员也各自辛苦：除了各抄各写的稿件外，其他稿就分别由字迹过得去的人抄。《北美行》创刊号由许赤婴设计，估计页面美工也由许赤婴做。近日查《北美行》最后一期（第34期），看

见许赤婴是第 34 期的编委。可以肯定地说，许赤婴是既参与了《北美行》创刊，又见证了《北美行》落幕的唯一之人。《北美行》创刊号是在休士顿大学马路对面的文印店复印和装订，印数大约是 100-200 份。刚得到装订好的《北美行》创刊号，编务人员们顾不得细细欣赏，就迫不及待地分头拿到华人超市，店铺等地去，供店主免费派送，当然也会将部分刊物送到刊登广告的商户老板手里。敝帚自珍，有几位初创成员还将《北美行》创刊号等期保存起来。手抄模式维持了四期。今天可以看到的《北美行》第一至第四期扫描版都是手抄报。从第五期开始，《北美行》进入了电脑打字和电脑排版的新阶段。

## 薪火相传

由于大家各有学业需要完成，一个人不可能长期花太多时间在学社或杂志上，所以文化学社和《北美行》需要新人参与和负责。1989 年初，文化学社选出了新社长范江第，新主编区结成。他们各自得到多位能力很强的人员支持和辅助。就这样，我在编出五期《北美行》后得以顺利交棒，杂志由来自香港的留学生区结成担任主编（编出第六期），文化学社由来自中国大陆的范江第担任社长。

文化学社在 1988 年至 1989 年期间制定了章程，使得学社和杂志得以形成制度化，基本确立了社长负责社务，主要职责包括举行学社活动和持续协调广告收入以支持《北美行》杂志，而主编的职责重点是编杂志，包括约稿，审稿，编排，排版送印等。学社和杂志分设不同的两位主持人，有利于减轻负责人的工作负担，也有利于社长和主编各自组建学社和编辑部两个不同的团队。当然，这样的二元分离产生出某些问题（如社长和主编出现不甚和谐），而那已是后话

学社和杂志的换届选举，当时定为每半年改选一次，社长或主编可连选连任。半年时间不算长，留学生有可能抽出一些时间用于社务或编务。事实证明，学社社长和杂志主编一届一届地接棒，的确对学社和杂志的生存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薪火相传意味着，当前一根柴快烧完时，后一根已经烧着，依次而进，薪火不息。

当然，核心人员的作用非常关键。社长和社务人员，主编和编务人员一届一届地轮换，大家都曾辛勤付出。但在学社和杂志的前几年里，数位核心人员逐渐稳定下来并持续发挥重要重要。前期几位核心人员包括昌增益，王胜，徐海明，徐志华，柳飞舟，周本初，华志安等。而几年后核心人员又有增加，他们包括钟文庆，范瑞平，曾令同，吴迪，李经，顾丽华，邓明，许赤婴等。中后期应该又有其他数人成为新的核心人员。

记得我们多次讨论过社长和主编职责问题。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社长和主编在离任前需要物色并确定有意愿有能力的接任者（鼓励多人竞选）。文化学社和《北美行》存在 12 年的经历说明，制度化，社长/主编分工，核心人员稳定参与，社长和主编物色接棒人这几方面对社团及杂志的发展和延续非常重要。

## 凝心聚力

《北美行》从创办筹备起就得到好些留学生及几位学者(教授)热心支持。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提供支持的人不但来自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位来自台湾和香港。记忆中早期提供支持的（除三位发起人外）中国大陆留学生包括许赤婴，王胜，王少扬，昌增益，柳飞舟，阚啸波，赵超燕，熊权，范江第，刘继海等；台湾留学生和学者包括潘丽如，朱逸杰，周本初，区雅伦，韦力，罗照田等；香港留学生和学者包括张志强，邓慧嫦，陈得伟，李中棠，区结成，胡斑比，张才，林汉明等。时间过去已久，以上名字肯定不能反映给《北美行》提供过支持的全貌。

出国前我对台湾人香港人不太了解。到休士顿后才发现，大家同为华人，共同语言比较多，还觉得他们对于“中国”或“中华”的概念的认同和执着感很强。张志强（留学生），胡斑比（教授），周本初（研究员）这几位留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及处事行为等方面，我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那种独特的华人知识分子理想主义，使命感及中华情结。当然，我们大陆留学生人群中也不乏这样的人才，其中昌增益更为突出。此处提及的这四位是我们当中的代表，我本

人对他们比较敬慕。初期（及后来）支持《北美行》和中国文化学生的人群中，大家均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些理想主义，使命感或中华情结。比如，徐海明就明确说过，他自己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我估计海明不会认为他自己有较强的“使命感”）。

休士顿中国文化学社成立之初是留学生团体，《北美行》是反映中国(中华)留学生及学者心声的刊物，所展现的一些理念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和脉搏。那些理念对文化学社团体、北美行杂志及读者形成了某种凝聚力，对学社和杂志的发展起到过正面作用。《北美行》初期是留学生杂志，是时代的产物。时代会发生变化，数年后休士顿中国文化学社和《北美行》杂志随着时代变化逐渐转型成新移民杂志。我本人在耕耘了一年左右后就离职，后来没有在学社或杂志社担任过任何职务，较少参加各类活动，对后面的情况了解不多。

个人认为，除了上述重要理念以外，情怀和历史感应该是形成休士顿中国文化学社和《北美行》凝聚力的两大因素。回想文化学社的朋友，我认为没有情怀的人可能比较少。比如，在纪念《北美行》创刊 10 周年时，徐海明以《我的另一个家》为题这样写道，“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文化学社正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的一点寄托。倘若没有文化学社中其他理想主义者的朋友，过去那许多孤独的夜晚岂不寒冷了许多？文化学社以前是，现在仍然是我的另一个家”。2025 年 10 月 17 日至 19 日，徐海明顾丽华夫妇跨过大洋，不远万里专程从纽约飞赴天津参加《北美行》创刊 38 周年回顾聚会。昌增益在 2025 年 10 月 10 日这样描述对于学社和《北美行》的情怀：“它是一种精神象征。那是在异国他乡自发组织起来，不求功利，只为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的理想主义情怀。《北美行》与文化学社，便是我们共同构筑的精神家园，它安放了游子的乡愁，滋养了思想的碰撞，也凝聚了超越专业界限的文化向心力。这种情怀，在任何时代都弥足珍贵”。回想当年，文化学社《北美行》核心成员经常在华志安家聚会，多次到周本初老师和王胜家开会及欢聚，留下来许多温暖的照片和回忆。

可能相对于情怀来说，文化学社里有强烈历史感的稍少一些，而昌增益，王胜，周本初三人应是我们当中具有强烈历史感的代表人。在纪念《北美行》创刊 10 周年时，昌增益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北美行》是很多人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创造的一份事业，它将是一份美好的回忆，永远印刻在众多参与者的脑海中”。王胜在 2017 年时就曾经热心张罗举办《北美行》创刊三十周年回顾聚会，经过几年的努力，王胜作为主办人在美丽的天津为大家献上这场十分难得的《北美行》创刊 38 周年回顾聚会，并力主制作《北美行》全集(34 期)，收集旧照片，新旧回忆文章等。昌增益为这次回顾聚会的内容和程序做了精心策划构思，亲自主持回顾聚会流程，着手将《北美行》全集放到相关著名图书馆收藏，并提议物色平台将所有新旧资料放到网上，考虑开展后续活动和项目等。因时间久远，《北美行》前 10 期或者前 20 期渐渐地消失在时空里，但昌增益完整地保存了在他 1995 年回国前刊出的全部《北美行》各期并带回北京，计划将《北美行》供中国国家图书馆或著名高校图书馆收藏。可以确定，能够做到完整保存全部原版《北美行》的一共只有两位。经王胜主推，《北美行》全集共 34 期已于 2025 年 10 月由昌增益，何志工二人逐期制作成扫描件。昌增益在 2025 年 10 月 10 日的回顾文章里写道：“《北美行》是一座重要的文化桥梁，是一个人才摇篮，是一种精神象征”。

## 知交零落

正如徐海明，王胜，陈家杰等人所说，文化学社和《北美行》还是交友佳处。从当初三人发起，到后面上百或数百人参与，学社和杂志浸润着许许多多的乐趣和友谊。世异时移，多年后大家天各一方，联系渐少。李叔同的著名词句“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刻画的就是这种心境。不过正如作家三毛所言，知交零落其实是人生常态，能够不时话起，偶尔相聚，而心中仍然温柔，就是好朋友。

周本初老师与文化学社好多位都是朋友，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2021 年春，周老师妻妹联系我，告知周老师去世信息，我于次日参加了由周老师儿子 SCOTT 主持的线上追悼会。如大家所知，周老师长期参加文化学社活动，积极为杂志撰稿，为《北美行》捐款；周老师担任过文化学社多任会长，他在休士顿的家曾多次成为文化学社会议及聚会的会场。可以说，周老师对文化学社和

《北美行》杂志发挥过重要贡献，是我们大家尊敬的老师和兄长。在担任文化社长期间，周老师非常重视相关文案整理和保存。他自己拟制并打印学社议事题目，程序，记录对于相关决议的表决等，为文化学社保留了一些宝贵的文字遗产。多年前，周老师将文化学社部分文字材料交给我保存。最近我才有机会重新找出并扫描，已将部分内容发给了需要依据材料写回顾文字的邓明。我最后一次与周老师电话联系大约是在6-7年前。当时周老师说他在吉林大学作科研工作，我们聊了一些往事，并约定不久后一起参加聚会见面。没有想到周老师却在我们聚会前仙逝。

最近从周老师妻妹等处了解到周本初老师的一些情况。周老师父亲周士冕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1943年以国军第27军军长身份参与了抗日战争中的湘桂战役，后来担任过数份国军要职（但并未成为蒋的心腹干将），位居国军中将。1949-1950年胡宗南率部在四川西昌固守几个月时，周士冕是当时的主要将领之一。解放军破城前，胡宗南悄悄乘飞机去了台湾，而周士冕等则被遗弃，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周老师年幼时居住在台北，生活艰辛，由其母亲抚养长大，后来美国读书和工作。周老师是海外“保卫钓鱼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晚年到吉林大学从事科研工作。

周老师在1990年代先后交给过我几样物品，一是文化学社的一些材料，如学社理事会会议纪要，投票记录，决议文本，重要讨论议题等。二是一本汪精卫的《双照楼词选》（影印本），当时可能该词选还没有正式出版。三是周老师自己于1970年代在台北的词作品，无标题无词牌名。记得我看后当即赞叹周老师词作意境好，“一看就知是好词句”。后来，我查得该词的词牌名是《南乡子》，还发现周老师只填了词的上半阙。于是，我续了下半阙，标上词牌名，起了标题。本想用“离恨”或“去国恨”作标题，后定为“离愁”（不知是否合周老师意）。周老师的词作有明显的离愁别绪和去国情怀，而我补的下阙，很可能难达周老师所想表述的意境。由于当时不特别在意“续词”这事，所以无印象是否曾将我续的下半阙发给过周老师，而这首词一直没有被我抄录转存过。直到近来在准备回顾文字时，我才从旧文稿中发现了这半首词（手抄件，周老师亲笔）和我的补续。当听说周老师的亲属在为他整理遗稿，我就将周老师和我合作的这首《南乡子-离愁》发给了周老师妻妹，请他转给周老师儿子。谨以这首词和以上这些文字，追忆我与周老师在文学学社和《北美行》岁月中的珍贵交集，表达我对周老师的敬意和追思。以下是这首词：

### 《南乡子 离愁》

皓月樽寒光  
流水呜咽凄断肠  
依依甘棠湖畔柳  
思量  
垂杨可比此恨长

风雨送流光  
烟水边城夜未央  
低头又起肠断事  
休伤  
自古离恨泪几行

上阙：周本初，1970年代作于台北。

下阙：何志工，1990年代作于美国。

### 《南乡子 离愁》

皓月搏寒光  
流水呜咽凄断肠  
依依甘棠湖畔柳  
思量  
垂杨可比此恨长

风雨送流光  
烟水边城夜未央  
低头又起肠断事  
休伤  
自古离恨泪几行

上阕：周本初 1970年代作于台北

下阕：何志工 1990年代作于美国

配画：何荣隽 2025年10月于深圳



南乡子 离愁

皓月搏寒光  
流水呜咽凄断肠  
依依甘棠湖畔柳  
思量  
垂杨可比此恨长

风雨送流光  
烟水边城夜未央  
低头又起肠断事  
休伤  
自古离恨泪几行

上阕：周本初 1970年代于台北  
下阕：何志工 1990年代于美国  
画：何荣隽 2025年10月于深圳

### 相聚津门

早有将自己作过的词收集成册的设想，近月才得以基本完成，共选约 20 首，取名为《天涯集》。这些词大都作于 1990 年代，有些在《北美行》刊登过。其中三首是与文化学社的三位成员（张志强，吕增益，周本初）有关。虽小女何荣隽学业繁重，仍抽空给这些词配画，赶在 2025.10.17 日聚会前完成 10 幅画作。另外，虽已多年不曾填词，为此次回顾聚会，我特作新词一首于下，留个纪念。

### 《谢池春 聚津门》

白果黄花  
伴海河新装束  
又聚首  
津门胜处  
金箍一指  
话今昔甘苦  
风云际会秋风沐

关山难行  
幸有文章诗赋  
莫轻言  
天涯失路  
离合转瞬  
且浅斟低诉  
再相逢不知何处

（2025.10.12）